9年级语文第51课时《分析人物》拓展作业

阅读文章，回答问题。

**茗友**

聂鑫森

　　湘潭城西有一条曲而长的小巷，巷尾居然立着一家泰源当铺。当铺不开在繁华闹市，是这个行业的惯例，因前来典当者，或家道困窘，要是被熟人碰到，那脸就丢大了。

　 衣衫破旧、面色青黄的幸叔儒，从这家当铺走出来的时候，正是仲春的一个午后。他怀里揣着的东西没有当掉，因为掌柜出价太低。他觉得胸口发闷、喉头苦涩，又气恼又忧烦。

　　幸叔儒今年五十有五，祖上做过官、经过商，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门庭衰败。他幼读旧学，能诗善文，却不能立业，只能在乡下教私塾养家糊口。眼下老妻重病，儿子又等着钱娶亲，他只能把唯一值钱的心爱之物拿来典当，可掌柜有眼无珠，只出两块光洋!他步下当铺的台阶，朝巷口走去。家里等着钱用，必须再去寻访一家当铺。

　　他的鼻翼敏感地动了动，然后狠狠地吸了一口气，是茶香，而且是今年新上市的武夷岩茶。此生他最好的无非两件事：读书、饮茶。而这一刻，他特别想饮茶，唇焦舌燥，心火太旺，亟待以茶浇润。他的鼻子仿佛被茶香牵着，来到一户人家的黑漆铜环大门前，迟疑了一下，谨慎地叩响了门环。

　　不一会儿，大门打开，走出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，胖胖的，满脸带笑。“您有什么事吗?”“路过贵宅，偶闻茶香，定是武夷岩茶的‘明前茶’，故冒昧乞茶，还请慷慨一赐。”“哦，闻香识茶，可为同道，请！”

　　穿过花木繁茂的庭院，走进一间洁静的书房。正面挨墙是一排书柜，两侧的墙上挂着字画。他们在正中的几案边坐下来。地上立着红泥小火炉，火苗子舔着烧水的大瓦壶;几案上摆着一把紫砂壶和几个紫砂小杯。主人谦和地说：“我叫叶春山，自号茶痴。开着几家卖茶叶的店。”“我叫幸叔儒，在乡下教私塾。您经营茶叶，又如此爱茶，是古人所称的‘茶人’啊。”“您有闻香识茶之能，又何尝不是茶道中人？”两人相视而笑。

　　叶春山端起几案上的紫砂壶，缓缓倒入两个小杯中。

　 “茶是刚冲泡的，幸先生请品评。”幸叔儒道声谢，便端起一杯啜了一小口，停了一阵再啜一小口，然后说，“真是好茶，好茶!可惜叶先生这把紫砂壶尚有不足……”“真是方家之语。”叶春山益加佩服。“我随身带着一壶，算是个家传之物，且用它试试如何？”“好。请先让我拙眼一观。”

　　幸叔儒从怀中掏出一把小巧的紫砂壶，双手捧着递了过去。叶春山接过来，左看右看，特别是壶的内壁，茶垢厚积。便说：“好壶，这是‘孟臣壶’，出自明末清初宜兴紫砂壶名匠惠孟臣之手。我在本地一家大宅院见过，可惜主人坚不出让。”“不到万不得已，谁肯易主呢?《茗谈》说：‘茗必武夷，壶必孟臣，杯必若琛。’真是至理名言。”

　　叶春山迫不及待地用这把壶冲好茶，过了一阵，茶香四溢。两人端杯饮啜。

“叶先生，味道如何？”“此壶果非凡品。”

　 二人一边品茶，一边聊天，如老友重逢，幸叔儒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。他忽然看见对面墙上挂的一个条幅，写的是一首七律，内容是夏夜日本飞机来袭，全城灯火管制，中有两句可堪评点：“收灯门巷千家黑，听雨江湖六月寒。”便说：“叶先生不愧儒商。这两句写得漂亮，‘有时’也‘有我’，佩服。”叶春山受宠若惊，问：“何谓‘有时’、‘有我’？请赐教。”

　　“您客气。叶兄诗才高妙，咏日机夜袭、灯火管制，此谓‘有时’。而情必自我生，辞必自我出，称之‘有我’。”叶春山连连点头。

　　黄昏翩然而至，幸叔儒记起家事，连忙起身告辞。叶春山欲言又止，终于，鼓足勇气问道：“兄可否出让此壶……我绝不还价。”幸叔儒叹了口长气，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刚才去了当铺典当此壶，确是家有急事啊。”

　　“那就让于我，如何?”“叶先生是茶人、雅人，此归你，也算的归明主。此壶最少可值四千块光洋，但我只能让半个壶给你。”

　　叶春山愣住了，半个壶怎么让法?“我只取两千块光洋，以给家用，壶留兄处，我想壶了，便来府上叨扰，不知可否?”叶春山喜得高喊一声：“遵命!”

　　日子不紧不慢地打发过去，每隔几日，幸叔儒就来叩访叶府，多是夜晚，烧水、沏茶、聊天，然后兴尽而别。亲兄弟有这么亲密吗?没有。

　　日寇投降了，普天同庆。而幸叔儒在一场大病后，驾鹤西去。他的儿子赶到叶府，下跪向叶春山报丧。叶春山禁不住满怀悲恸，呜呜大哭了一场。第二天一早，叶春山赶到城郊乡下的幸家，向幸夫人及其儿子详述孟臣壶之事，补还二千光洋，并为幸叔儒热热闹闹办了后事。

　　每至夜晚，叶春山用孟臣壶沏茶，必斟满两杯，然后端起其中一杯，喃喃地说：“幸先生，请品茶!”

1.本文写了幸叔儒与叶春山两人相知的经历，请参照所给语句，梳理文章思路。

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叶家乞茶，用壶试茶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痛别老友，敬茶忆友人

2.叶春山这一人物形象具有怎样的特点？请结合文章内容简要分析。

答：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

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

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